

作為實踐「社會自我防衛」的台灣研究國際研討會

1985 - 1987

丘延亮

(一) 楔子

1988年，一群〈台灣社會研究本刊〉的編委仍是天真、無邪的知識追求者時，大家為自己搭了個台子，這個台子站到今天，成為了基進論詰的一個死不了的盆景。在這段時期中的台灣社會也發出了多層面的變化。如今猛一回頭雖不見「晃如隔世」之感，但覺昔日的自己與當下，曾幾何時竟瞿然成了「已屬百年身」的東西了！要在今天對於這麼一個時段的史誌進行抓梳與評述當然為時尚早。這工作當有待若干年後饒有時空縱深的建構與回顧。非我今日得以置喙於萬一！

然而，為了對那樣的建構與回顧的時空縱深提供一個寬廣的基底；本文試就「台灣研究」二十多年前在北美那個化身(reincarnation)的前史初事重構，復在個人歷身的境遇中理脈化(contextualize)其時參與者之所屬，及一代知識人的心路歷程；以博讀者的一粲——或許，也多少期待了某種異樣的會心罷！

(二) 「台灣研究」的前史：從伊能學 (Ino-logy) 到不能學 (Cannot-o-logy) 到西奴學 (Sinology)

作為東亞邊緣島系一員的台灣，其成為「被研究」的對象；在書寫的歷史上一向都顯現為一種「外鑠」的現象，從遺留可考的文字紀錄的論詰解析(自 430AD 的漢文書寫〈三國志孫權傳〉起算)以觀，「台灣」，即令在它的命名史上——它的作為一個意圖被指(旨)意(connote)的「地方」、一個被建構的「人群」、或地方/人群的複合產物——的紛雜歷程，亦充份顯現了它與外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關係的不斷往返(negotiation)與拮抗(contestation)(參看 Fred Y.L. Chiu 1985 芝加哥第一屆研討會中發表並被收入 *Unbound Taiwan: Close-ups from a distance*, Selected Papers, Volume No.8, The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解/釋台灣》，1994 年，頁 133-154，題為 “Some Observations on Social Discourse Regarding Taiwan’s ‘Primordial Inhabitants’ 的文章)。

復自「現代」學術的分科與操作以觀，甲午戰前，作為中國遺民之逋逃藪的這個「化外之民」的所在(上揭書，頁 117-132，許文雄題為 “Ch’ing Policies Toward Taiwan”一文)，不但已經成為了日本浪人/軍伕/冒險家初試牛刀的「探險」「測繪」與挑撥族群衝突之地(楊南郡, 1996)。也成為了殖民先鋒隊，仿英荷手法創發殖民知識(colonial knowledge)與實施統攝(systemicize)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而發明「科學知識」的田野對象。而在動物相(fauna)、植物相(flora)等的研究中產造的動物誌、植物誌、地質誌等也急速的擴散到「類」人文與社會的層次。之所以是「類」人文「類」社會的，恰由於它們對在台灣的人群之研究是作為動物學一分支的、作為「自然史」一部份的人種學，對在台灣存活的人類的了解是對台灣自然界進行理解的、不得不然的、附屬的部份。準此，我們必須在理脈敏感(context-sensitive)的論詰解析中與對其中的授意踐行(signification practice)進行認知重構(intellectual reconstruction)的解讀，才能夠最起碼的去了解伊能嘉矩一系

人士的「官學一體」行徑(黃智慧, 1999), 從而, 也才能夠開始理解今日借屍還魂的伊能學(Ino-logy)從殖民伊始的跳接次殖民次國族抓狂的文化政治意涵(見 Fred Y.L. Chiu *POSITIONS*, 2000, 頁 101-149, “Sub-orientalism and the Sub-imperialist Predicament: Aboriginal Discourse and the Poverty of State-Nation Imagery” 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no.28, 頁 145-174, 〈日本殖民地人類學「台灣研究」的重建與再評價〉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40 期〈中華民國「第二共和」的啟始〉一文)。

日殖時代的原初伊能學雖隨了伊能本人試圖以其在台與官府效力的警察誌等一干文字換取帝大學位失敗, 憤而離台, 告一段落。其他非隸籍官學一系的殖民地「台灣研究」卻仍尤其妾身不明地被箝制在日本殖民當局理念與主導的夾縫之中; 始終隨政治上下與日帝對外經濟/軍事勝敗、搖擺在日本「現代國化」種種政勢的內外政策之下。(《解釋台灣》, 頁 31-48, 陳清池題為 “The Japanese Ideal and Ideas of Assimil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一文)。這方面的研究儘管已非新事, 揆之島內學界、似仍有待來人跟進。其所以然者, 容與新國族名分政治的困局與夫「自我怯殖」能力在反智政治下的去勢有關!

1945 到 1975, 國府滯台、二二八事變、白色恐怖與全面戒嚴體制下的台灣; 「台灣研究」成為了國民黨宰制的掩羞物與裹腳布, 任何與當地攸關的發聲與論詰皆在拊制, 違禁之例; 是為台灣研究的「不能學」Cannot-o-logy 時代。這個時期的國族/殖民書寫只見自說自話, 令人不忍卒睹。其具體呈現, 揆之「主義與國策」中的文字與夫「省府公報」中的官樣文章, 惡蹟斑斑。

在這大段時間中, 惟一的異數, 容可為證一代知識良知之尚未全然泯滅者, 只有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在周憲文先生孜孜耕耘、默默的勞作下印行的叢刊與專書。相形下, 這個被稱為「文化沙漠」之台灣的這個時段, 其貧乏與荒謬; 愈加不證自明! ?

七十年代中起、隨了美援運用委員會、及其背後的美國國際發總署(AID)的變

身，赴美受訓的財經官僚的台面化(本土化？如獲得學位之如李登輝者)；在出口導向取代入口替代的發展主義前導下，絕無自由的台灣成為了「自由經濟」實施的實驗場；台灣社會則成為了政經社會研究的實驗室(陳紹馨, 1967)。它一方面為費景漢等一系提供了人力供應模型的經驗證據，另一方面，它又成為了美國冷戰學術之區域研究之派出所，由是 *Cannot-o-logy* 變成了對中國進行西奴學(*Sinology*)研究的前卒，儼然扮演著提供不在者證辭(*alibi*)重要離岸生產基地(*off-shore production base*)的角色。這個基地繼而成為了產造美國政權繼替所需補充的「中國通」或「中文通」的代訓所。

這個現象，自今日以觀，前者明顯是對中國進行「敵情研究」的模擬沙盤及替用品(*surrogate*)。這個替用品又內卷成為了國民黨妖魔化中國與建構「明確的他者」(*the conspicuous other*)的「匪情研究」之背靠背(*back to back*)生產事業(*enterprise*)。

然而，好景不常，不出十年國際低盪漸甚囂塵上，接著為人作稼之西奴學的下場當然是「用後即棄」；為他人及他人的利益而生、而存、而產的學界，終不免成為徒具店面、門可羅雀的行號；不再能獨佔為他人的課題而學、而研、而教的獨門生意。

究其實，在冷戰轉型，低盪潮湧的國際地緣政治的轉變中；台灣學界對西奴學提供的勞務角色已從代用品(*surrogate*)變成了轉進橋頭堡的襯墊與跳板(*subrogate*)。

(三) 芝加哥研討會：意外的蘭因，結構的慧果

然而，在「經濟發展」滯跌一起飛的反覆辨証中，促成台灣社會蛻變(transformation)的社會力量終究是要發揮它的潛力的。美麗島事件與其後的發展固然是島內內部拮抗的累積與質變，海外力量的集結與施為在早期確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在目前關於海外施為對台灣民主進程互動的歷史考察闕如的情況下；本文作者意欲聲明：文中敘述的思想界、學術性的獨立發聲實踐，不應忽視，亦不宜膨脹；回顧的目的是為日後更專門、深廣的將之與全局理脈化而作準備的初步史誌操作。

芝加哥台灣研究國際研討會之所以成為可能，其遠近因由甚多；它在五個回合中集結了超過五百人——包括論文發表人、評論人、專題小組策劃者與主持人，以及專誠與會之遠近學人及學生們——組織了近三十個專題討論小組、發表了超過一百篇論文。當時的參與者在開會前後的共識建立中不久就紛紛回到島內進一步戰鬥；其中不少更成為了台社的骨幹。

質言之，台灣研究國際研討會的客觀的、結構的原因似與冷戰時期的區域研究在美國與中共建立國家關係後的轉向有關；沒搭上的、或無意趕搭上那路車的、以及以考察台灣自我定位的學界人士，遂主動或被動的成為了那個主渠(mainstream)的外人、或剩餘(surplus)。這些個剩餘遂主觀、客觀地為自主的、獨立發聲的「非建制」台灣研究提供了逼力，也創造了條件。

至於認知上的(intellectual)、與研究旨向(research orientation)方面的促因，主要緣於台灣社會的急速蛻變、種種社會抗爭與在地「自我救濟」的層疊與績效、日漸匯整「社會體自我防護」(societal self-defense)的可能與機制。美麗島事件與江南事件促生的蔣經國政權傳承危機，以原住民自救諸運動為構聯主軸(articulation axis)(見 Chiu Yen Liang (Fred) 在 *Ethnicity: Identity, Conflict, Crisis* 一書中，頁

143-154，題為“Taiwan’s Aborigines and their Struggle towards Radical Democracy”的文章及 *Boundary 2* 中，頁 84-108，題為“From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to an Alternative Cultural Politics: On Taiwan Primordial Inhabitants’ A-systemic Movement”的文章)的多面相社會性運動。加上環保、反核、反雛妓、勞工自救等抗爭自力救濟行動在構聯原運下的持續與壯大；黨外諸反對勢力隨之日漸成形、意識或非意識地開發了社會自衛的操作與踐行……台灣已經成為了社會行動型的社會。欲對它加以理解，也已遠非美式主渠(mainstream)社會科學的功能/政策分析所可企及於萬一；對它的研究更非死靠在以「傳統」中國的意味境(imagine)為彈板的、靠在美式「現代」意識型態襯墊上，又陷在東方學主義搖椅裡的西奴學(sinology)可資用武之地！有良知的、以台灣在地為認知與實踐之主體的知識人；他們既不得不自苦悶中出走，暫時又得寄寓海外，這股勢力在此際遂成為了重新出發的台灣研究的精神載具與戰鬥力量。

在近因方面，這邊廂、國民黨的戒嚴體制尚待解除，黨禁尚待衝脫；而右派法西斯反撲的集結頻仍，暗潮依然洶湧。

那邊廂，中共政權對台統戰變本加厲，上下其手，軟硬兼施。

中共元老丁玲八零年初訪美時自東至西，在在受到台灣民主人士批評，指責中共對台毫無瞭解，其倒行逆施的結果惟有兀自——如當年北洋及國府之反動政策下外蒙社會改革人士的走上獨立之途一般——為台灣上下之脫中自立負起歷史責任。丁玲回北京除向她的黨報告(邀功！?)外，並向周恩來的遺孀鄧穎超多次陳辭，於是，中共終於在八四年宣佈在社科院成立台研所；並決定在八五年正式成立時廣約海內外的學者、專家與會研習。海外學者，自左至右亦多持觀望或持善與人同的心向，樂觀其成；或勉為其難，應允參與，期有所正面之介入力挽狂瀾於萬一！

晴天霹靂果不其然從天而降；所謂的「台研所」，上下成員幾乎無一「學者」，不但都是由政府部門調動雜湊而成，主事與掌權者盡為「一般研究」(即敵情收集

「專業」)的專門家。其尤甚者，八五年三月，中共當時的國家副主席李先念在訪問緬甸時，更以出狂言，稱聲「他日統一」不但允許國民黨在台灣保持軍隊，更特別准許國民黨保持其一黨宰制與夫保留其所有的特務統制，白色監控(意內言外，包括戒嚴體制在內)體系的運行與操作。此言一出，台灣旅外人士無不瞿然變色，群情嘩然；再次體驗到此等黨—國集團的一丘之貉特性與夫其無可救藥之法西斯心態與行為模式。

在這個令人尷尬，且逼上梁山之形勢下，除了少數身不由己者——如在聯合國任職維生之輩——外，不管是善與人同者，抑或奢想知其不可為而猶望為之的一群；都立即陷入了喪盡立場的維谷困境中。問題是：除了杯葛之外，還有甚麼能做的呢？

北美各地台灣學人們在不正式電話商談中——當時還未有電腦網絡——輻湊了共同的議題：何不自己下手集結海內外既有的「台灣研究」進步力量，從事「社會自我防護」的實踐呢？

於是乎，在「應觀眾要求」之下，芝大學生與學者成立不久的「台灣研究圈」(Circle for Taiwan Studies)遂應聲成為了擔任在四個月內組織一個國際研討會的實作單位。

「台灣研究圈」究其實，只是一個在芝大登記的學術研討組織，成員不十分固定；不定期的研究交流(seminars)中的討論卻生動激烈。在沒人、沒錢、沒有經驗的情況下，它藉了東亞中心的極少支援，大膽的向外寄發了徵求論文的通知(call for papers)。

豈知通知一出，各方反應驚人的熱烈，不到一個月不但有十四名知學者應允為籌備單位的顧問；且有六位先進認投了經濟(許登源)、歷史(許文雄)、生態(林俊義)、文學(洪銘水)、族群(Hill Gates)與社會動力(李哲夫)六個專題的組織與籌劃。四月中發的第二次通告中已有近二十篇論文的題目，會議決定七月八至九日在芝大招開；六月底為論文大綱的截止日期。時至六月底，湧現的論題與詢問

已逼得研究圈不得不應允於次年繼續主辦第二屆的研討會。

質言之，台灣研究國際研討會遂由於種種「意外」蘭因的匯集，卒在八五年芝加哥初夏結下了慧果。這個研討會前後持續了五年。頭三年在台灣研究圈的主辦下，形式比較固定。每年有六至七個議題三十篇左右的論文；參與的人皆接近百人。

自節目單上觀察，當年參與研討者有今日學界的重鎮、當年台灣民主運動的先行者、廣大民間力量的支柱，以及貴為目前政權的副總統之海外流亡者，不一而足。大家關心的議題，自文學、族群，以至於政治、經濟、社會、歷史、人類諸分科；更觸及了台灣社會當時經已濫觴的、種種亟待在島內「自我救濟」具體實施基礎上拓展「社會自衛」論詰的考究。——議題包括了環保、科技發展、生態衛生、女性議題，及至於建築、規劃與城鄉設計等等。

回顧起來，研討會的最大特色就是它的不正式性：沒有任何官樣文章繁文縟節、純屬學者們個人自主、自願的參與和交流。主辦單位是一半由研究生一半由青年研究員自由組成的興趣組合；沒有專職人員，也無意成為申請資助的組織。不但以沒人、沒錢自許，同仁們更是極意識性的堅持一切從簡。之所以如此，當然是要突顯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基本訴求：

首要的，第一就是不和任何建制的學會或學術機關掛鉤；所有的參加人員都是以個人身份參加。是故，節目單上的個人不但沒有學位銜頭，也不設工作職銜。他們所在的學習或工作單位也以括弧內的資料方式提供。

其次，就是決不向任何資助機構伸手要錢；三年來唯一的外來補助就是芝大東亞研究中心對研究活動的小額補助；每次補助都少於兩千美元。人員的費用全無、皆為義工，研討會住宿及其他費用則由參與會議的入場收費補足。

再三，一切皆以學術的角度與論詰的內在需要為安排組織會議的前提；絕不容許現實政治運作(real-politik)對討論的形式或內容產生不當或不必要的影響；準此，參加人員皆屬非政黨性(non-partisan)、非官方性(non-official)、非單位性(non-affiliated)的獨立個人。也只有如此，才可保衛這個研討會的獨立性與民間性。

無可諱言，恰恰是上面的三個原則的受到廣泛的認同，加上研討會操作中上上下下的齊心與堅持；台灣研究這個萌芽，遂在仍處於戒嚴下的台灣和歐美海外社群中得到支持，受到賞識。

(四) 八七年的學術打壓與政治迫害

然而，世事難料，台灣島內政客與軍特們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倆手，又在八七年夏再次露出了它猙獰又滑稽的小丑嘴臉。

島內解嚴伊始，在民心稍解、萬眾祈欣之際；迅雷不及掩耳地、國民黨文教當局、軍特系統人員、外交領館代表突然對八七年的第三屆台灣研究國際研討會齊施毒手。離會議不到一個月，有十位島內受邀的專家、學者先後受到當局的禁足，不發護照/出境證；無法前來參加研討。

國民黨政權的這個打壓行動到了會前一週才引起主辦當局的注意；從匯整的資料整理，才發覺事情絕不是受邀個人的個別事件。會前四日北美傳媒予以揭發的次日，「自由時代」的舊識鄭南榕電傳了自立晚報七月二十九日外交部對打壓行動的自供狀、並與我商議進一步揭發的行事。同日北美的中報及芝加哥兩大報之一的 Sun-Times 也予以了重點報導。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也發出了國際報導。

在事態日趨嚴重的情勢下，島內的中國時報在七月三十日作出了美國全國教授協會支持研討會邀我學者赴美研討，而教長表示對此尚不知情的報導。同日聯合報則刊出「政府部門」對受邀學者「不鼓勵前往參加」的報導。因為研討會「並非由芝加哥大學校方所主辦，僅係學生社團事務的組織；經深入瞭解發現其政治主場並非以學術為主，因此建議應邀出席的學者，不宜以國立大學的教授身份參加，如係個人觀光事由出國，則不禁止……」云云。

此時，北美國際日報及中報又傳出了國民黨指責研討會是台獨的報導，同時也傳出了島內反抗這種迫害、宰制的發聲。

及至研討會前一日，芝大的學生報 The Chicago Maroon 以頭版頭條的版面

報導了伊利諾州參議員(外交委員會成員)對此事進行查詢的報導。而自立晚報卻報導了成立不久的台大教授聯誼會理事長張忠棟對美國教授協會來函的回應。

自是，各方對國民黨的指責紛至；研討會主辦當局也收到了全美大學教授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及全美公民自由聯盟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對此事表示關注的信函。

國民黨壓迫學術自由丑劇的這次海外演出，終於急速以唾面自乾收場。研討會後，它一邊在中央日報刊出惡毒的誣蔑文字，針對來開會的人士、從史明到林孝信一點名栽贓；另一方面又批准了張曉春教授的赴美申請；張曉春終於在八月十三日來到芝大，為研討會的會後會發表了題為「台灣勞工運動的新發展：勞動人權宣言」的公開演說。

針對這件國民黨的又一次劣跡，南方朔八月在新新聞上發表了題為「又見政治干涉學術」一文中亦有原原本本的紀錄。有趣的是這篇文章不但報導和分析了第三屆研討會受到打壓，更追溯了從八五年起它即已開始受到國黨局的猜忌與干擾。

事實證明，當年台灣政權對學術與人權的打壓和箝制，不但根深蒂固，更是源遠流長。這點，不但國人深受其害，外國學者也深有體認。如八五年第一屆籌備期間，即有不只一位美籍進步學人向主辦單位提出善意的警告：「在國民黨掌控外進行學術活動，對專制心態和宰控邏輯以觀，非我即敵，一定會被視為是進行顛覆行為」。(有趣的是，在這方面，中共今日似乎開始東施效顰，極力以國家暴力箝制思想、企圖操縱/扭曲知識場域、謀害知識人權。究其所以，針對的卻是台灣學者們的國際參予權，為了一個(“中國的”)國族議程，再次把狐狸尾巴露了出來！)

果不其然，揆之今日開始出土的史料——作為冰山露頭的一角——當時的政

權其處心積慮、濫用公權力、佈下天羅地網以操控知識分子的無法無天、無知無恥；其令人齒冷的地步，足以教人目瞪口呆、震撼不已！

且以台大人類學系前系主任謝世忠教授當年參與芝加哥研討會而遭受政治迫害的經驗為例：謝教授當時是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人類學博士候選人，在八六年四月通過資格口試後，得知第二屆研討會，遂報名參加了七月七日的主題研討，宣讀了論文。豈知，在他回到西雅圖，前往中華民國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申請加簽護照時，卻受到了重重無理刁難；其後一連幾個月不斷受到騷擾，要求「談話」，也要求提供參予研討會的個人及團體名稱。在謝世忠鑑於人權、學術真理及學者良心的執著下；八六年底、八七年初，國民黨黨工方面就在華大校園傳出了他「發表文章支持台灣同鄉會和台獨運動」的傳言；對他施加進一步的迫害。

相信像謝世忠一樣受到政治迫害、特務騷擾的學者、學生絕對不在少數。然而，恐怕更多的則是在謀職之時、升遷之際遭到了行政資源受到剝削的「懲罰」。

從上述的蒼海一粟看來，也難免令你我唏噓不已！準此，我們除了要更加疼惜學術獨立、思想自由之爭取，體認其點滴成效得來不易；更須警覺，它們都可以是得而復失的東西，每一個人都有必要日夜惕醒，自衛自強，寸土必爭，絕不委蛇。在這方面以史為鑑，恐怕不但已經可能，更屬必要。憑良心說，誰知道國民黨當年——以及當今政權迄今——花了多少納稅人的錢在對付你我之類手無寸鐵，也無搏雞之力的「讀書人」！我們當然不是要自詡自大，但把被如此「尊重」的事實研究清楚，也是對歷史、對自己、對下一代必要進行的交代罷！當此之際當然更希望年輕的朋友，也為了歷史或現實的要求進一步把各方面——不但是迫害者一邊，也在受迫害者一方——弄個清楚、說個明白！

在此刻，我謹誠摯的——以當年主辦單位成員之一的身份——向當年膽敢於

前來赴會的每一位鄉親，致以慰問與敬意；並藉此向他們報告：我們似乎走出了一段路，也踏開了台灣研究在海外的的小小一條溪逕。

(五)浴火重生的台灣研究？！

— 三十多年前的海外與三十多年後的島內

從上述簡要的台灣研究濫觴於海外的史誌中，我們今天之所以加以陳述當然不只是為了歷史的與回顧的興趣；透過了這個初步的史底重構，我們似乎也可借資為反省當下之用。

比起三十多前，台灣社會的變化不能謂不大，其間，積重與新添的問題也不可謂不少；就芝加哥研討傳統的諸關注點而言，今日台灣作為一個國族性質的政治單位而論、其窘迫之境，瑩瑩大者有四：

- (1) 作為台灣政治建制的國家機器，其肥腫與蹣跚不見稍減；而其反智傾向與惟選票是逐的政客主義卻有增無已；相對於此，「民間的」、「自主的」以「認知」(intellectual)為鵠的思考與研究，其瓶頸與限制日顯。
- (2) 人文科學的被國族政治挾持，其結果，學者自耽而為政黨的工具，選票民主的尾巴；一方面是功利、短視與非政治化的次帝國黃袍加身；另一方面則是在追求「國際」性認可的艷稱下，極力推展將鄉土進行觀光化、商品化包裝的次東方主義操作。
- (3) 文化工業、金融財團等既得利益在以「資本全球化」為障眼術的新一輪對積累危機解套的反制策略下，汲汲於為這個國族/資本兩合公司建構新的統制意識型態；最顯目和露骨地為這目的服務的就是傳媒、財團合謀共舉的「國家級」智庫以及「政權格蘭幹校」的正式亮開門面；未在這浪潮下被收編，或拒絕跳上這政經號列車的學術與研究，其空間受到了進一步的壓縮。
- (4) 在正式的國家級建制中的高級研究機構與教學機構也紛紛應徵去為資本與國族短線利益籌謀與操兵之際，它們的內部又開始再一次被早經破產了的經理主義迷思操弄牽制；在「管理主義」掛帥的行政干預下，研究一再被政

策訴求束縛，研究主題急速官僚化與學究化；研究想像進一步鄉愿化，喪盡了僅有的想像力與創發性。

在新政權與新千禧到來，而迄今每下愈況的政經境況中，我們回顧前一個時代作為種種錯合(miss match)產物的芝加哥台灣研究活動；難免產生了一種時空倒錯(anachronistic)的感知；當年在一個非地方、由非組織籌辦(見 Marshall, Johnson, *Unbound Taiwan Close-ups from a Distance* 《解釋台灣》, 1994, 一書中的“Introduction” p.1-7.)，既無任何既定方針，也乏任何旨向與訴求的思想交流活動，今天竟顯得——在台灣研究的場域上——在成為席卷全球的祛殖民(decolonialization)論詰及實踐上、提供了一個在地的場合與空間；它竟也成功地為台灣島內繼起的學術自立救濟與思想自主抗爭提供了先例、人員、與想像；成為台灣思想界以自我防護之姿昂步國際的鮮明寫照。

回過頭來，捫心自問，從芝加哥研討會、台社，到島嶼邊緣，到排山倒海而來的台灣研究資訊的湧現；我們今天是否仍然能夠在台灣研究的論詰上隱然嗅到運動性的發展，主體性的建立呢？我們是否仍然能在其中見到多種多樣可能性的開拓呢？是否還體會到不同領域、不同生命經驗的承載者間、人與人層次的連繫性之增進與實施呢？這些都有容日後的史家予以春秋評點罷！儘管如此，我認為在今日和未來，我們尤其須要的是從不同位置，在不同材料基礎上重構的不同故事；也讓不同的人——在事件外的人和在外看事件的人——在考掘既有史實的構聯中去講一個外在於吾人的故事吧！

參考書目

- 丘延亮，〈日本殖民地人類學「台灣研究」的重建與再評價〉，《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997年12月，第28期，台北。頁145-174。
- 陳紹馨，〈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臺灣〉，《民族學研究所集刊》，1966，第22期，台北，頁9-14。
- 黃智慧，〈日本對台灣原住民宗教的研究取向：殖民地時期官學並行傳統的形成與糾葛〉，《人類學在台灣的發展：回顧與展望篇》，1999年10月，台北，頁143-195。
- 楊南郡，1996年，《台灣百年前的足跡》，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Chen, Ching-chih. 1994. "The Japanese Ideal and the Ideas of Assimil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in *Unbound Taiwan Close-ups from a Distance*. Marshall Johnson & Fred Y.L Chiu (ed.) Vol. No 8. Chicago: The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31-48.
- Chiu Yen Liang (Fred). 1989. "Taiwan's aborigines and their struggle towards radical democracy" in *Ethnicity – identity conflict crisis*. Kumar David & Santasilan Kadirgamar (ed.). Hong Kong: ARENA Press. P.143-154.
- Chiu Yen Liang (Fred). 1994. "From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to an Alternative Cultural Politics: On Taiwan Primordial Inhabitants' A-systemic Movement" in *boundary 2*. Rob Wilson & Arif Dirlik (ed.) Spring 1994, Vol. 21, No. 1.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P. 84-108.
- Chiu, Fred Y.L. 1994. "Some Observations on Social Discourse Regarding Taiwan's Primordial Inhabitants" in *Unbound Taiwan Close-ups from a Distance*《解/釋台灣》. Marshall Johnson & Fred Y.L Chiu (eds.) Vol. No 8. Chicago: The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133-154.
- Fred Y.L. Chiu. 2000. "Suborientalism and the Subimperialist Predicament: Aboriginal Discourse and the Poverty of State-Nation Imagery" in *POSITIONS*. Vol.8 No. 1. Spring 2000. Duke University Press. P.101-149.

Hsu, Wen-hsiung. 1994. "Ch'ing Policies toward Taiwan" in *Unbound Taiwan Close-ups from a Distance*. Marshall Johnson & Fred Y.L Chiu (eds.) Vol. No 8. Chicago: The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117-132.

Marshall, Johnson. 1994. "Introduction" in *Unbound Taiwan Close-ups from a Distance* 《解/釋台灣》. Marshall Johnson & Fred Y.L Chiu (eds.) Vol. No 8. Chicago: The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 1-7.

Marshall Johnson & Fred Y.L Chiu (eds.) *Unbound Taiwan Close-ups from a Distance* 《解/釋台灣》. Vol. No 8. Chicago: The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